



位於莫斯科的國立崔亞可夫畫廊（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是世界最大的俄羅斯藝術品收藏地，最早由城裏

一個名為崔亞可夫（Pavel Tretyakov）的富商出資建造於十九世紀中期，後來捐贈給政府。我們這次集中參觀的是十九到二十一世紀的現當代藝術部分。

與冬宮收藏的古典藝術品相比，這裏的展覽更貼近現代史，更接地氣。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藝術家深受歐洲印象派畫家影響，人物畫偏重日常生活，表情自然。風景畫色彩斑斕，光影跳躍，看着眼熟。之後又有類似高更的原始主義、畢加索的立體主義的畫作，顏色、構圖讓我想到俄國東正教堂裏的聖像畫，自有一種寓言式的天真童趣。這幾個展廳還有幾幅舉世聞名的「現代主義」名作：《黑色方塊》、《騎紅馬的少年》等，風格鮮明而涵義模糊，其闡釋歷來說紛紜。

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

純上

「十月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畫作的宣傳意味十分濃郁。婦女都塑造得肌肉發達，健壯威猛，像男子一樣參與重工業建設。也有不少「領袖」圖像，展示史達林和紅軍將軍、政治局常委開會的情形。我最感興趣的是當年蘇聯參加在法國巴黎舉辦的世界設計博覽會獲得銀獎的「工人閱讀室」。小小一間房，牆上掛着列寧肖像，中間放置書報架。棋盤、桌椅的設計貌似平淡卻別具匠心。長方桌四邊都有活動桌葉，可大可小。棋盤分紅黑兩面（不是白、黑兩色），棋子分別是紅軍、白軍形象，一盤下完可轉動棋盤，棋手不用更換座位。當年參展時，蘇聯人故意用黑木屑鋪地，來訪者踩得展廳中到處是黑腳印，此舉大約象徵了蘇聯藝術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滲透力和破壞性。

蘇聯解體前後，出現了不少反政府的聲音，展現在畫作中各有千秋。我最欣賞的畫家波波可夫（Viktor Popkov）善用紅色，喜畫老年婦女。有幅油畫明顯是葬禮場面，圖中卻人人身穿紅衣。再細看，畫中人除了老年婦女就是兒童，沒有成年男子，暗示了蘇聯參加歷次世界大戰的重大犧牲。題目很有意思，叫「阿尼霞奶奶是個好人」。紅色象徵流血犧牲，但又是明亮喜慶的顏色，也許暗示這是個喜喪。樓下還陳列了當代通俗藝術品，抽水馬桶、冰箱、老式收音機皆可成為藝術品。

當代藝術館的外觀像個平鋪開的倉庫，與其他博物館高低起伏的巴洛克風格截然不同。登高望遠，視野開闊，看得到浩浩蕩蕩的莫斯科河，被當地人戲稱為「俄羅斯哥倫布」的彼得大帝駕船雕像和不遠

►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
資料圖片



處的克里姆林宮。該館位於克里米亞橋南側，連着橋堍的「花園街」，室外還有個「隕落紀念碑」雕塑館，收藏蘇聯解體後廢棄的雕塑。克雷勃創始人、列寧、史達林等的雕像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時曾成為「過街老鼠」，但俄羅斯人還是希望將它們作為歷史的一部分收藏起來。走過帶有蘇聯共產黨黨徽的世界和平聯會雕塑，看到莫斯科大學校長的金銅雕塑的手指被摩得銹亮。據說這是因為學生都迷信「摸過金

手指，考試不掛科」。

路邊練滑板的、騎自行車的小伙子精力旺盛。推童車的媽媽在草地上和嬰兒一起曬太陽，笑聽小兒的咿呀呀呀。陽光明媚，噴泉四濺，一派和煦。導遊說，現任莫斯科市長致力於打造宜居城市，近年來對室外綠地、運動設施投資頗多，這才有了如今的氣象。但有市民懷疑他搞腐敗，因為他把鋪地磚的改建工程生意交給了妻子的公司打理。

碗中弄蓮子

李丹崖



在一個「飛花令」古詩詞賞讀大賽當評委，頻繁聽到這樣的句子「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年少時讀書，總把「東、西、南、北」說成是「東、南、西、北」，這次不光加深了記憶，還重溫了一連串和「蓮」有關的詩詞，比如「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一枚蓮子，顆粒飽滿，在夏至剛來的節氣裏，格外應景，也格外帶給人清爽和舒適感。

回家，翻開線裝的《隨園食單》，找到「蓮子」一節，收獲如下文字：「建蓮雖貴，不如湖蓮之易煮也。大概小熟，抽心去皮，後下湯，用文火煨之，悶住合蓋，不可開視，不可停火。如此兩柱香，則蓮子熟時，不生骨矣。」這樣的文字，真是讀起來齒頰生香。

蓮子的吃法有好多種，煮粥是相當「平民化」的一種，蓮子從蓮蓬裏剝出來，去掉蓮子心，與大米、糯米、百合同煮，不光有米香，還有一股悅人的清爽氣息，感覺有萬畝荷塘在你的面前鋪開，你泛舟湖上，處處可

尋接天蓮葉，漁舟、浣女、鷓鴣、藍天、白雲，天光雲影共徘徊，一碗蓮子粥，吃出來的一幅山水畫，甚至遠超於此。

我吃粥，不喜歡爛如泥的米糊，一碗粥，好比一面湖，筷子就是船槳，下筷處，槳聲欸乃，要能撈出來些許東西，若撈出來的還是大米，那就是無趣了。因此，我煮粥，必須要煮之有物，比如，豇豆、花生、麥仁等，若能撈出來些許蓮子，那就快意養生了，一顆顆蓮子，在味蕾上轟然炸開，這該有怎樣的滿足感？

我一直覺得，粥是最有趣味的文人吃食。吃粥的人儒雅，一碗、一盞、一勺，有一君、一臣、一奴之意蘊，當然，我習慣上把它們看成——碗是書生，盞是桌案，勺是佳人，側旁而立，紅袖添香。人生本不易，如果吃再吃不出意趣來，豈不失落？

還有更有趣的饕客，把蓮子做成蓮子羹，取出一隻蘋果來，從上半個切出一個橫斷面，中間蘋果芯掏空，把蓮子羹盛進去，上面放上一顆嬌艷欲滴的櫻桃，算是畫龍點睛之筆。這樣的蓮子羹，有蓮子味道、櫻桃的味道，兼具蘋果的香氣，真是無限風雅。

小小的一枚蓮子，吃法多種，非常經得起碗筷的「推敲」。所以，低頭弄蓮子，也可以在碗中。

提及「碗」，我突然又想起「碗蓮」，關於碗蓮，沈三白在《浮生六記》裏這樣有趣地記載，「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殼使雞翼之，俟雞成取出，用久中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搞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杯，縮縮如碗口，亭亭可愛。」這種蓮，非要以「碗」來命名，取悅的是我們的眼眸，而非嘴巴，但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賞心悅目的，多半也能給口腹帶來間接的愉悅感。

►蓮子一向食法最多
資料圖片



難以消褪的上海記憶

——重讀吳正《上海人》

傅紅芬



3 重讀《上海人》，談到心靈與情感的衝擊，如今最

讓我銘心刻骨的，已不是正之、曉冬、樂美三個年輕人的情感糾葛，卻是父子親人間夾肌淪髓的愛。尤其是主人公李正之的父親李聖清對正之從起初的誤解偏見到一點一滴的理解，刀筆如刻，入木三分。這不僅是父親對兒子的理解，也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一個人格對另一個人格在平等層面的深刻體恤與理解，亦是對一個隔膜了二十年的中國內地社會與時代的理解，從表象到深層，從眼前到過往，從溪流溝壑到江海崇嶺……

讀到父子養和醫院訣別那刻，我回憶起自己九年前與母親上海訣別的艱難時刻，如此相似，感同身受，那一刻，猶如天崩地裂，心口陣陣發痛。當讀到下面這段話時，我耳邊驚起的是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和姐姐幾乎同時的哭喊：媽媽沒走，她還在呼吸，肚皮還在動啊！

「就當一切人，包括那位穿白長褂醫生的精神，也不得不被正之的那一番手舞足蹈的演辭所牢牢地吸引在了那張死灰色的臉上時，李老先生那

一隻自自然然合蓋着的眼臉突然猛地抽搐了幾下！這決不是正之的幻覺，因為在他的背後，在幾秒鐘驚愕的寂靜之後，他感到幾乎所有人都朝着床上的那具軀體撲了過來的……」

如此充滿張力卻依舊理性克制的描寫是吳正作品的主要基調。我想抑或緣於作家自青春時代就熱愛詩歌，追求文字美學，故而在他的作品中，鮮見粗糙，多為精雅自然、渾然天成，正如沙葉新曾予以的評價「《上海人》是詩與小說的完美結合。」

合上厚厚一帙《上海人》，我仍沐浴在作家營造的藝術世界裏，情動於衷，不能自已。而香港與上海，已是人到中年的我心靈版圖中再難割捨的雙城！

難以想像，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號，媽媽眼裏那個懷着六個月身孕卻還蹦蹦跳跳從虹橋機場奔向美國的我，再沒有長時間在上海生活的記憶了。幸歟不幸？人生長河，這一刻我只想念上海，只想讀與上海有關的文字。

於是，我找到了吳正先生的另一著作《東上海的前世今生》（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二〇一五），讓自己沉醉在那個正在消失的美好的遙遠的記憶裏，不要醒來。

（下）



燈下集

春末的一場歐洲之旅，讓我再次與羅馬邂逅，也不禁重溫起了最愛的影片《羅馬假日》中的經典場景。奧黛莉·赫本（港譯：柯德莉·夏萍）是我心中最美的女神，她冰清玉潔、溫婉高貴、清秀典雅，《羅馬假日》中她飾演的安妮公主純真美麗得彷彿不食人間煙火的天使，清澈的眼眸，陽光的微笑、俏皮的短髮，讓人無法抗拒她的魅力，看見了就不再忘記，時至今日她在片中一剪而成的「赫本頭」仍舊是眾人模仿的經典髮型。男主角格利高里·派克亦是紳士楷模，英俊瀟灑、眼神深邃，彷彿就是童話裏不幸墜落的王子，在片中飾演了窮困潦倒的小記者——喬。正是羅馬這樣一個浪漫的地方，她與他不期而遇。

喬第一次見到安妮的時候，她迷迷糊糊的說「競技場，我家住在競技場」。於是，第二天喬便騎着小摩托帶她來到了這個讓她魂牽夢縈的地方。當她與喬站在競技場第三層的看台上，面對這個「輝煌」而「偉大」的遺址時，他們沉默了——這裏就是古羅馬鬥獸場。公主說，她夢寐以求的事情僅僅是「我希望整天都能隨心所欲，我想坐在路邊咖啡館，逛商店，在雨中散步，找樂子，甚至尋求刺激。」羅馬市區的西班牙廣場就是願望的起點，自由的起點，更是公主與記者愛情的起點。科斯美汀聖母教堂（Santa Maria in Cosmedin）很小很安靜，但裏面卻有名揚世界的「真理之口」。正是這一塊雕刻着海神頭像的圓盤，據說把手放

在頭像的嘴洞裏，如果說謊就沒辦法拔出來——這是安妮與喬甜蜜相擁的地方，如今與「真理之口」合影可是要排隊收費的。最後，公主一日之長的羅馬假期在瘋狂與甜蜜中結束了，城堡之下的台伯河岸，喬第一次吻了她，在這裏他們確信已愛上了對方。次日，喬放棄五千美元的稿費，放棄報道「公主出逃」的內幕新聞。因為他知道，愛情是不能出賣的，他們在聖天使城堡中再見已是默然，但安妮的那句「羅馬，當然是羅馬，我會用我的餘生來記住在這座美麗城市中度過的每一秒。」令這段回憶成為彼此一生的珍藏。

《羅馬假日》拍攝於一九五三年，黑白中的經典依舊散發出人性之美。這些年所謂的大片我們看得實在是太多了，光怪陸離的影像和多軌道的聲音有時反而使我們忘記了最初看電影的那份單純。《羅馬假日》就是在簡簡單單

►羅馬的西班牙廣場

作者供圖



言寺

的黑白影像中，讓我把注意力再次放在了電影和故事中，體會到那份最簡單的快樂和最純真的感動。

告別了羅馬，也看罷了《羅馬假日》，不禁問問自己生活中，又有多少浮華，讓我們忘記了最初的那份簡單的快樂呢？



►奧黛莉·赫本飾演的安妮公主堪稱經典
資料圖片



▲安妮公主與喬在西班牙廣場牽手同行的場景
作者供圖